

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的金庸武俠研究：共賞 共情 共話*

樂琦¹、鄭博文

(1. 中國傳媒大學漢語國際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金庸武俠作品在開啓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敘事流動空間中，承載著豐富的中國故事，內嵌著獨特的武俠精神，以富有魅力的人物語言、高深莫測的中國功夫、生動立體的英雄形象將中國語言文化傳遞給世界。探尋金庸武俠作品如何從粵港澳大灣區出發，面向全球，成為世界理解中國的一扇窗。首先，立足國際中文傳播與國際中文教育研究交叉重疊的學術邏輯，釐清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金庸武俠作品的理論背景與研究價值。其次，從「共賞：語言、文化、歷史、習俗的薈萃」「共情：英雄情結、俠義精神與文化內核」「共話：新秩序的追求與新世界的想象」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深入挖掘金庸武俠作品的獨特人文內涵與跨文化溝通作用。最後，以文明互鑒為旨歸，探討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運用金庸武俠作品進行國際中文教育的有效策略：在語言文化教學中促進跨文化理解、在文化交流實踐中增進文化符號解讀、在融媒體傳播中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進而以金庸武俠作品為載體，建構一個國際中文傳播的「想象共同體」，探索推動國際中文傳播的實踐進路。

關鍵詞：金庸、國際中文傳播、武俠文化、共賞、共情、共話

*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27 日；通過日期 2025 年 02 月 17 日。本文受 2024 年度中國外文局科研項目「國際中文傳播的現狀與發展前景研究」（項目號：24GCRCYJ-02）以及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4 年度「新漢學計劃」學術支持。

Research on Jin Yong's Martial Arts Works (wux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Shared Appreciation, Shared Empathy, Shared Dialogue

Yue, Qi¹; Zheng, Bowen

(1.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ent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Jin Yong's martial arts fiction (wuxia) work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opening the narrative space for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ories. These works encapsulate vivid Chinese tales, embodying unique martial arts spirit (wuxia), through charismatic character dialogues, profound martial arts, multidimensional heroic figures, they convey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world.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Jin Yong's wuxia works, Originating from Guangdong-Hong Kong area, reaching global audiences and has become a window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 First,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academic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value of Jin Yong's wuxia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are clarified. Secondl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unique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such as: “shared appreciation” (a blend of language, culture, history, and customs), “shared empathy” (heroic ideals, chivalric spirit, and cultural core essence), and “shared dialogue” (the pursuit of new order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 new world). Finally, the research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Jin Yong's wuxia work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se include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in cultural exchange pract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using Jin Yong's wuxia works as a medium, the study aims to build a “dream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also explore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globally.

Keywords: Jin Yo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Martial culture; Shared appreciation; Shared empathy; Shared dialog

一、引言

從 1955 年金庸發表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到 1972 年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加上早期的短篇小說《越女劍》，金庸給世人呈現了十五部武俠小說。¹ 金庸武俠作品在開啓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敘事流動空間中，承載著豐富的中國故事，內嵌著獨特的武俠精神，以富有魅力的人物語言、高深莫測的中國功夫、立體生動的英雄形象將中國語言文化傳遞給世界，成為中國作品海外傳播的典範。

國際中文傳播是指建立在世界各國對中文需求的基礎之上，中文遵循語言傳播規律，從中國走向世界的語言傳播現象。² 國際中文傳播不僅傳播中文語言本身，還傳播中國國情、歷史、人文、價值觀等深層次的內容。金庸小說在開啓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敘事流動空間中，將中國語言文化傳遞給世界，為國際中文傳播提供了可延展的文化空間。金庸武俠作品如何從粵港澳大灣區出發，面向全球，成為世界理解中國的一扇窗？如何實現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共賞」「共情」「共話」？如何運用金庸作品進行有效的國際中文教育，進而以金庸武俠作品為載體，建構一個國際中文傳播的「想象共同體」？探索與思考以上問題，確立了本文國際中文傳播與國際中文教育交叉重疊的研究視角與學術邏輯。

二、文獻梳理與問題的提出

由於金庸自身的影響力以及其武俠作品的廣泛傳播，金庸武俠獲得國內外諸多學者的關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對金庸及其作品展開研究，形成

¹ 金庸本名查良鏞，著名作家，1924 年生於浙江省海寧市，1948 年移居香港，並於 1955 年開始在《新晚報》連載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此後直至 1972 年，金庸陸續完成了 15 部武俠小說，廣受歡迎。2009 年，金庸榮獲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金庸在中國香港逝世，享年 94 歲；2019 年，新修《辭海》（第七版）在中國文學新增重要人物條目中，也將包括金庸在內的近幾年去世的名家列入其中；1970 年 1 月，初次發表於《明報晚報》。

² 吳應輝，〈國際中文教學學科建設及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探討〉，《語言文字應用》，第 3 期（北京：2010.08），35-42。

「金學」。³ 從國際中文傳播視域出發，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金庸作品中的文化內涵與價值**。有文獻認為，金庸武俠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中原與異域、古典精神與現代精神相融相生相混成的新武俠小說，小說中，金庸一方面刻畫了外國人物群像，並通過加工使之著上中國色彩，如：小昭、金毛獅王、天竺僧、神雕等，另一方面借鑒使用了外國戲劇、電影和小說的技法，如開放式結局等。⁴ 有文獻指出，金庸武俠小說是一種既有師承又有創新的現代「文化小說」，它既蘊含著眾多中國古代文化因子，也順應了中國當代文化思維和思想價值取向，還汲取了西方現代小說的創作技巧，將中國傳統俠客故事與西方騎士小說融會貫通。⁵ 二是**金庸武俠小說的翻譯與跨文化傳播**。有文獻從翻譯角度出發，關注到《射雕英雄傳》英譯本在國外大受歡迎的原因：歷史的元素、奇幻的武功、俠義的精神、金庸的作品，並從文學翻譯的角度對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提出建議。⁶ 有文獻指出，東亞地區對於武俠小說的高度接受是由於東方文化圈所共有的文化共鳴，以及各國本身具有的俠義小說創作傳統，在此基礎上重新評估武俠小說的當代價值。⁷ 有文獻立足全球化視角，認為金庸的「江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幻想世界」，也「滿足了一種新秩序的追求與新世界的想象」，是一個「具有異質性的烏托邦」。⁸ 三是**金庸武俠作品的改編與跨媒介傳播**。有文獻注意到金庸武俠小說的影視化改編，指出這種改編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經典化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⁹ 有文獻認為商業化、經典化、產業化是解讀金庸小說無法回避的三種文化現象，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一種神奇的文化娛樂功能，是當下社會里

³ 金庸學的簡稱，由於金庸的武俠小說深受歡迎，引發讀者、學者的廣泛討論，形成金庸小說研究這一研究類目。

⁴ 謝文興，〈論金庸武俠小說的外國印跡〉，《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2卷第2期（寧波：2014.06），23-27。

⁵ 彭海雲，〈跨文化視域下金庸小說的藝術創新〉，《嘉興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嘉興：2016.01），20-24。

⁶ 徐雪英、張菁，〈從金庸《射雕英雄傳》英譯看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浙江學刊》，第3期（杭州：2020.05），42-53。

⁷ 湯哲聲，〈中國百年武俠小說的價值評估與俠文化的現代構建〉，《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上海：2023.07），182-193。

⁸ 李瑋，〈「盛世江湖」與漫長的「九十年代」——從金庸、「後金庸」到純武俠的衰落〉，《小說評論》，第1期（西安：2023.01），62-69。

⁹ 原小平，〈改編的通俗性與文學經典的建構〉，《東北大學學報》，第1期（瀋陽：2010.01），79-84。

一種獨特的文化資源。¹⁰ 有文獻以《射雕英雄傳》第十回中一段加插回憶的對打情節為例，說明金庸直接用類似電影的分鏡頭把武打場面的共時性分開。¹¹ 可見，金庸武俠小說自誕生時便具有可視化的特點，改編成影視作品亦是順理成章。

綜上，目前關金庸及其創作的相關研究較為豐富，然而，從國際中文傳播視域出發，以在華國際學生為關注對象，對金庸武俠展開的研究屈指可數。本文從國際中文傳播視域關照金庸武俠小說，以在華國際學生為調查對象，從「共賞：語言、文化、歷史、習俗的薈萃」「共情：英雄情結、俠義精神與文化內核」「共話：新秩序的追求與新世界的想象」等方面展開研究，調查金庸武俠在來華國際學生群體中的傳播與接受，深入挖掘金庸武俠作品的獨特人文內涵與跨文化溝通作用，進而探討運用金庸武俠開展國際中文傳播的提升路徑與傳播策略。

三、共賞：語言、文化、歷史、習俗的薈萃

「語言是活生生的，並且正是在這裡歷史地形成的，在具體的言語交際中，而不是在抽象的語言學的語言體系和說話者的個人心理之中形成。」¹⁴ 巴赫金的超語言學注重語言的歷史性和社會性，內在性和外在性的交融，綜合主觀性與社會性、共時性與歷史性。文字是語言的重要載體，金庸武俠小說為武俠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為國際中文傳播打開一扇窗。

（一）、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跨文化接受情況調研

文字是語言的重要載體，金庸武俠小說在奇妙的武俠世界中，以豐富的人物語言開啓了中國語言文化傳播的一扇窗。二十世紀下半葉，金庸武俠小說及其武俠江湖在東南亞文化圈受到了廣泛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關注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金庸武俠小說、電影也隨之登陸歐美主流文化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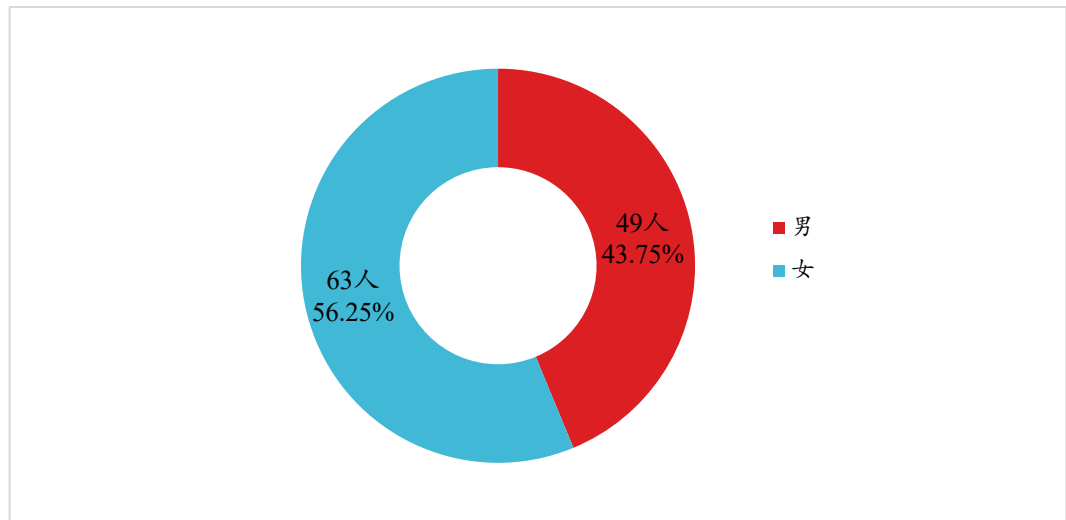
¹⁰ 張欣，〈論金庸小說的三種文化現象〉，《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昆明：2016.03），103-110。

¹¹ 李歐梵，〈金庸與武俠小說傳統〉，《明報月刊》，（香港：2018.12），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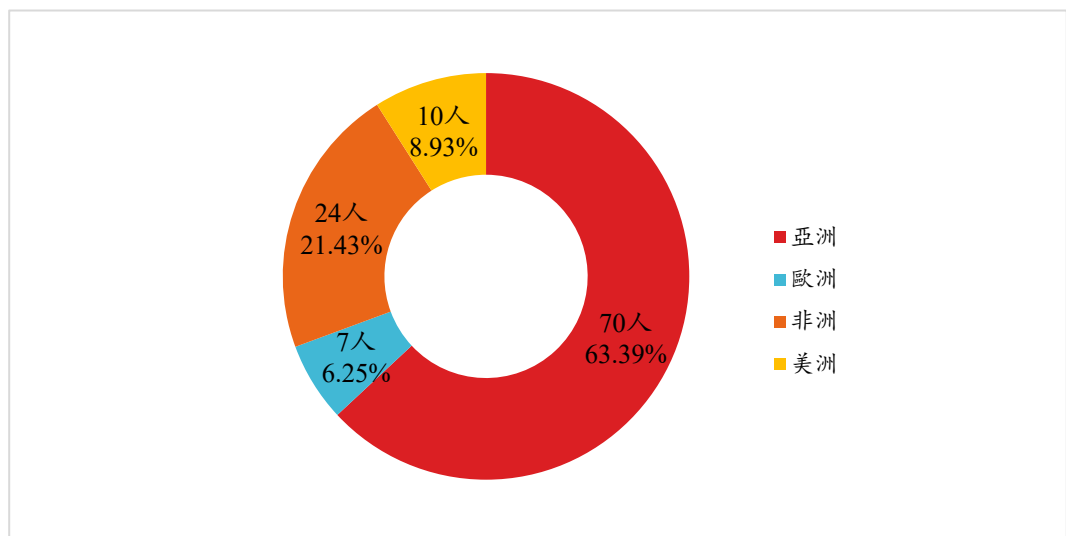
¹⁴ 巴赫金 M.M. Bakhtin、錢中文（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48。

場，並被歐洲學者與法國十九世紀作家大仲馬的作品進行類比，這在西方主流文化圈中是非常高的評價。

本研究從國際中文傳播視域出發，以調查問卷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形式，通過問卷星形式面向在華國際學生發放調查問卷，共計發放調查問卷 150 份，收回有效問卷 112 份，調查數據真實有效。受調者基本情況如下：



圖表 1 受訪者性別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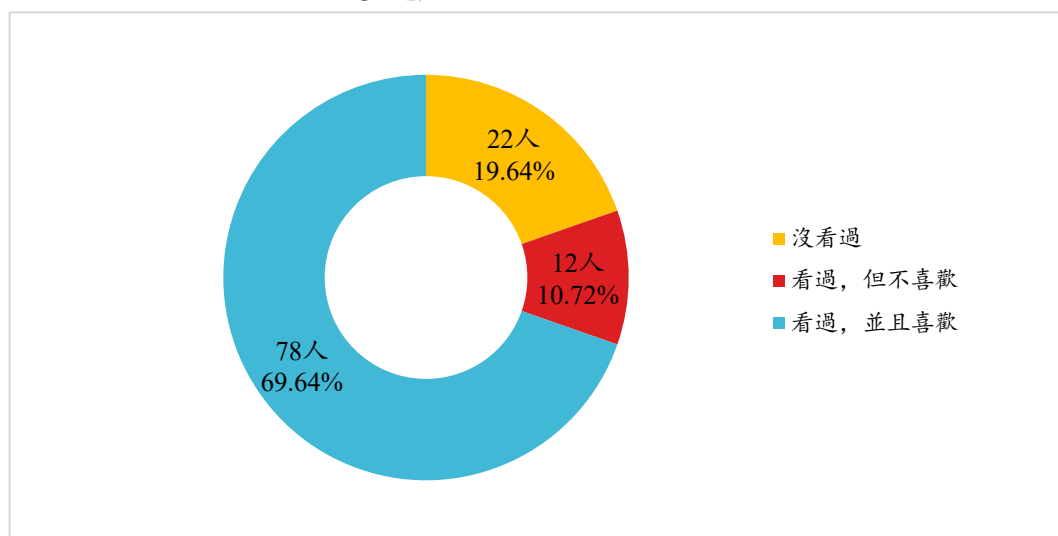


圖表 2 受訪者所屬大洲統計

在收回的 112 份有效問卷中，男性為 49 人，女性為 63 人。大部分受調者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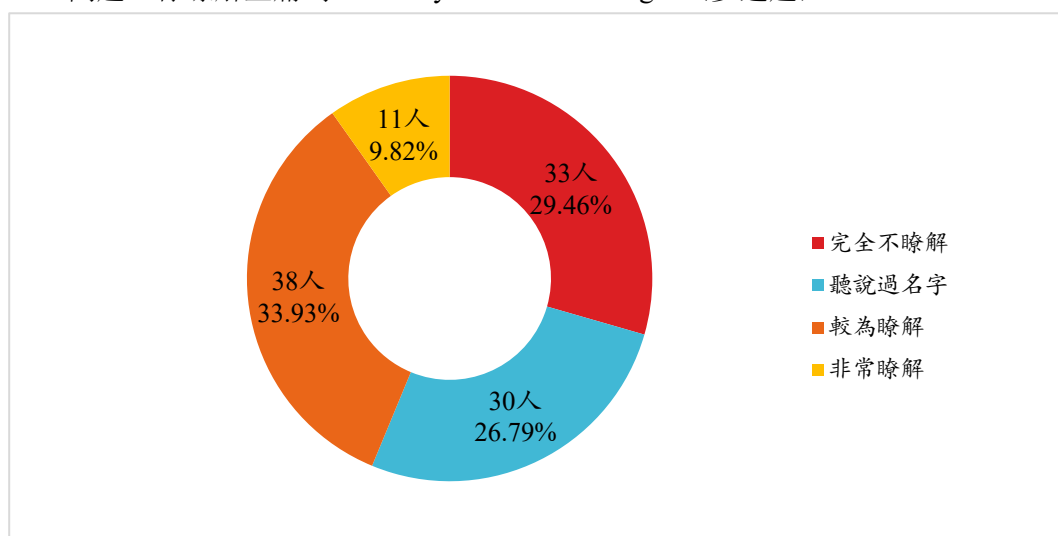
亞洲國家（佔比 63.39%），與金庸武俠小說的跨文化傳播路徑吻合。其次是非洲國家（佔比 21.43%）；然後依次為美洲（8.93%）、歐洲（6.25%）。需特別指出的是，本次調查沒有收集到來自大洋洲的有效問卷。調研問題及結果如下：

問題 1. 你是否看過武俠小說或相關影視作品？Have you read martial arts novels or watched related movies?（多選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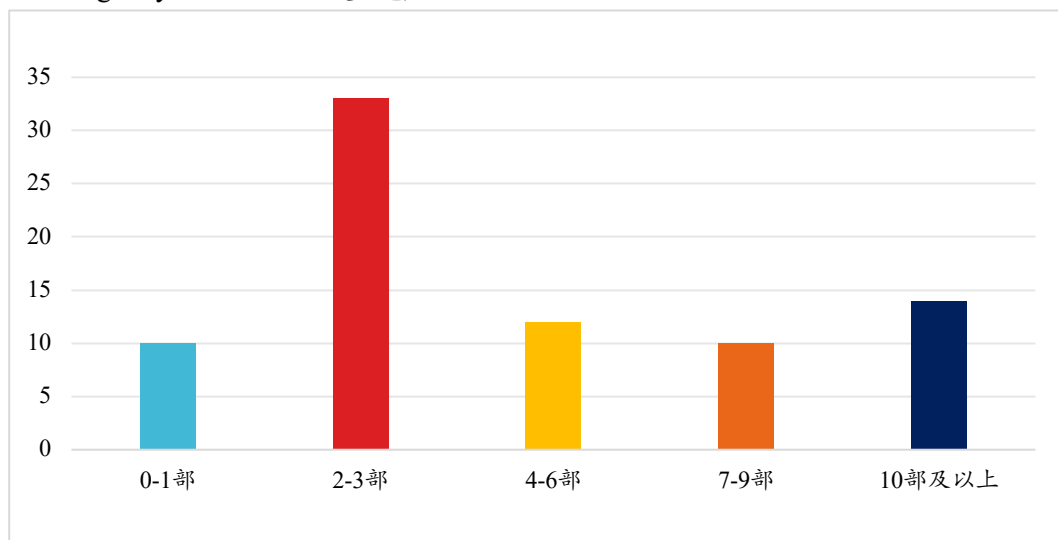
圖表 3 受調者是否看過中國武俠小說或相關影視作品

問題 2. 你瞭解金庸嗎？Do you know JinYong?（多選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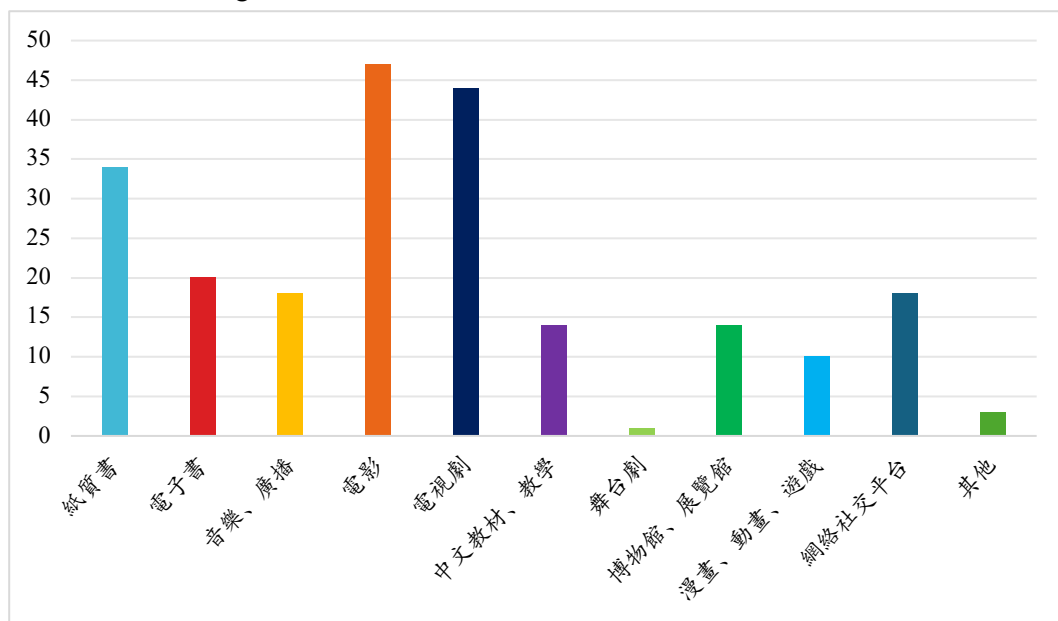
圖表 4 受調者對金庸的瞭解程度

問題 3.你知道幾部與金庸相關的武俠作品？ How many martial arts works about Jin Yong do you know？（多選題）



圖表 5 受調者對金庸武俠作品的瞭解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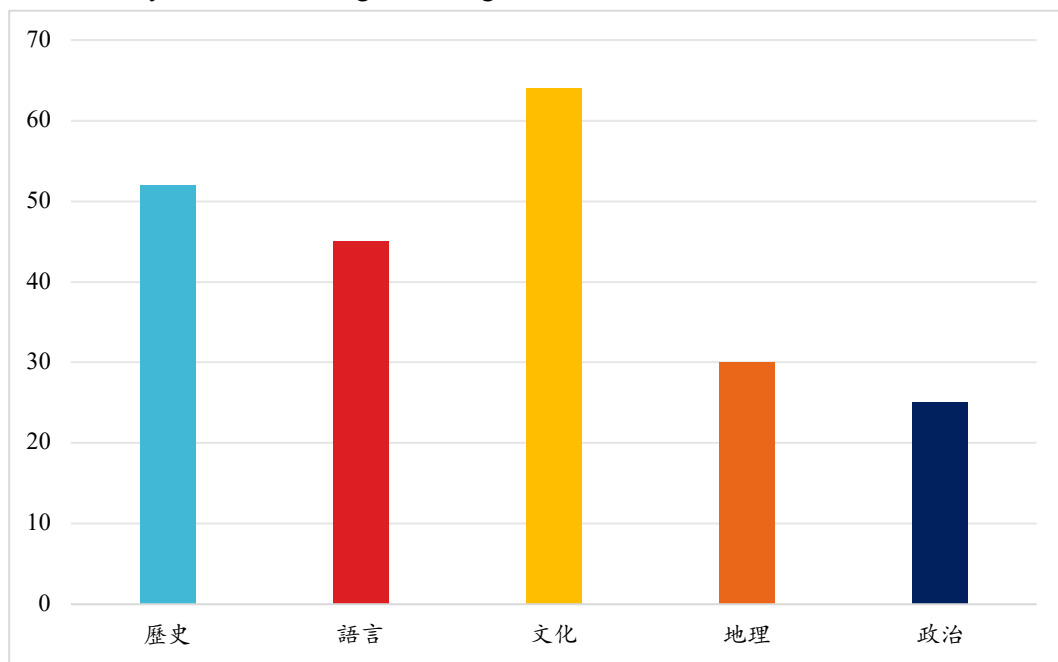
問題 4.你從哪些渠道瞭解到金庸的武俠作品？ From which channels did you learn about Jin Yong's martial arts works？（多選題）



圖表 6 受調者接觸金庸武俠作品的渠道

調查結果顯示，80.36%的在華國際學生接觸過中國的武俠小說，其中，44.64%的學生自認為「比較瞭解金庸」，且均認為金庸可以作為中國武俠小說的代表作家。在選擇「瞭解金庸」的 72 名國際學生中，大多數學生接觸過至少 2 部金庸武俠相關的文藝作品，以 2-3 部居多（佔比 38.89%）。國際學生依次是通過電影（佔比 21.1%）、電視劇（佔比 19.7%）、紙質書（佔比 15.2%）、電子書（佔比 9%）、網絡社交平台（佔比 8.1%）等途徑接觸到金庸武俠作品，多媒體對文學作品的傳播推動力由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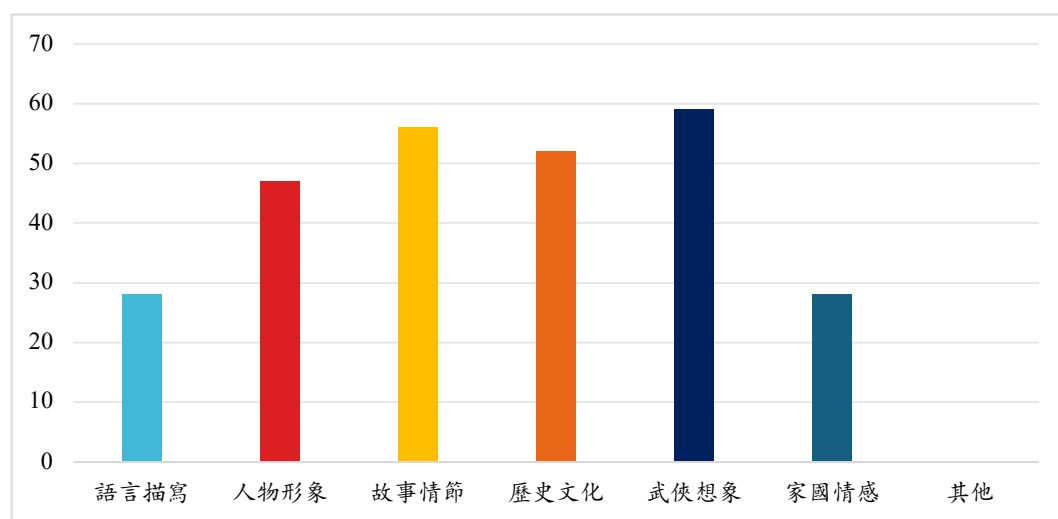
問題 5.通過金庸武俠小說，你瞭解到中國哪些方面的情況？ What aspects of China have you learned through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多選題）



圖表 7 受調者在金庸武俠作品中獲取的關於中國的認知

調查顯示，通過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國際學生可以瞭解到中國的文化（57.14%）、歷史（46.43%）、語言（40.18%）、地理（26.79%）、政治（22.32%）等多方面內容，進而對中國國情與文化形成更加具體的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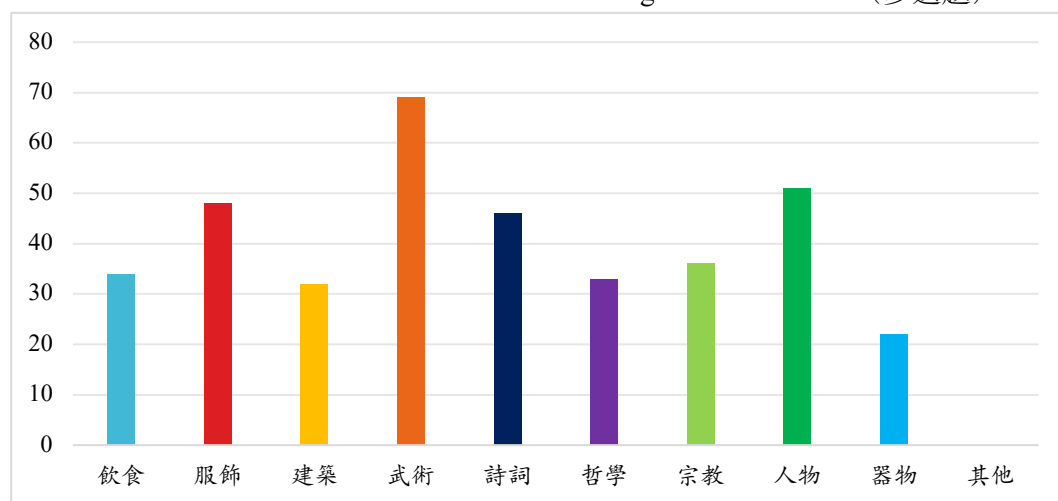
問題 6.你喜歡金庸武俠中的哪些方面? What aspects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works do you like? (多選題)



圖表 8 受調者喜愛金庸武俠作品的原因

通過上表可見，國際學生在金庸武俠小說中主要瞭解了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語言等方面。此外，通過對金庸武俠喜好原因的調查，可知國際學生群體最喜歡的是金庸作品中的武俠想象，其次是故事情節、歷史文化和人物形象。

問題 7.你認為金庸武俠世界中包含了哪些中國文化元素? What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world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多選題)



圖表 9 受調者關注的小說中的文化元素

如圖所示，在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過程中，受調者首先關注到的是書中關於中國武術(61.61%)的描寫，其次分別是人物(45.54%)、服飾(42.86%)、詩詞(41.07%)等。總體來看，金庸在武俠世界中融入了大量中華文化元素，為在華國際學生閱讀和瞭解中華文化提供了有效文本。

(二)、金庸小說中的中國文化元素

「如果有誰要我介紹有關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入門書的話，我會毫不遲疑地向他推薦錢鐘書的《談藝錄》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說。」¹² 金庸武俠小說是中國語言、文化、歷史、宗教、習俗的薈萃，用中文講中國故事，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中華傳統文化元素體現在多個層面，種種「潤物細無聲」的文化嵌入，在潛移默化中促進了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和接受。

首先，金庸的武俠世界中，人物的姓名、稱號、武功招式均有深意。作為金庸小說的核心文化符號之一，金庸的武俠精神主要體現為對正義、忠誠和俠義的追求。小說中的俠客不僅具備高超的武功，同時也在江湖中維護正義和秩序。在金庸作品中，不僅主角的名字引經據典，短暫出場的配角形象也有豐富的文化意蘊。如在《笑傲江湖》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分別為令狐衝、任盈盈，正對應了《老子》中的「大盈若衝，其用不窮」；而「梅莊四友」的人物塑造，則與中國傳統雅趣「琴棋書畫」相呼應，通過這些雅趣，表達出四位的藝術愛好與人生追求。金庸作品的文化積澱不僅體現在行文中，也蘊含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武功招式中。從黯然銷魂掌的以情動人到降龍十八掌的雄姿英發，再到六脈神劍的武學境界，這些招式共同參與建構了一個絢麗多彩的金庸武俠世界，內嵌著金庸對於武俠精神的深刻理解。小說所體現的武俠精神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倫理，傳達了對個人品德和社會責任的高度重視。

金庸作品體現了豐富的中醫藥元素與中醫智慧。例如，「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等不僅增強了中國功夫的神秘色彩，也展示了中醫藥理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這五位高手的名字與特質，與中醫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息息相關。通過對這些文化元素的描寫，金庸武

¹² 王曉明、王海渭、張寅彭編，《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199。

俠小說將各種文化符號融入到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中，許多人物的健康狀況、疾病治療和傷病恢復都依賴於中醫藥的理論和實踐。

時間與空間、歷史與地理縱橫交錯的人文背景，是金庸作品的又一特色。金庸武俠小說在時間上跨越了宋、元、明、清這段千年歷史，在地域上囊括了中國大江南北。雖然金庸小說的故事大多是虛構的，但許多故事情節和人物都與真實歷史事件和人物密切相關。從遼寧的神龍教到浙江的桃花島，從中原的少林寺到陝西的華山派，金庸小說中的每個地方都有蘊含著獨特的文化與故事背景。從春秋時期的越女劍到出生於清朝的韋小寶，小說中的等歷史背景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也為讀者提供了深入瞭解中國歷史文化的契機。

四、共情：英雄情結、俠義精神與文化內核

「共情」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指的是一種個體能夠準確理解他人情感，並在特定情景下做出準確情感反應的能力。共情傳播是「個體在面對群體的情緒情景時參與信息接收、感染和表達以及傳遞分享的行為過程」，展現了一種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模式。¹³ 共情傳播有兩層遞進關係：首先，個體在對他人傳遞的情緒、情感信息認知的基礎上，產生同理的情緒或情感，引起一定的評估、反饋行為；在此基礎上，個體又將這些情緒、情感在一定群體內傳遞和擴散，引發群體的情感共鳴和反應。語言文化理解障礙造成的「文化折扣」困境，使其亟需尋找有助於彌合語言文化鴻溝的方法。¹⁴ 在華國際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們的情感內核相通且共享。

（一）、言「情」：金庸武俠中刻畫的豐富情感

從共情傳播的視角關照金庸武俠，不難發現，言「情」正是其中一個鮮明元素。金庸武俠中的「情」多樣而真切：陳家洛和霍青桐、郭靖和黃蓉、楊過和小龍女、

¹³ 劉海明、宋婷，〈共情傳播的量度：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報道的共振與糾偏〉，《新聞界》，第10期（成都：2020.10），11-21+31。

¹⁴ 樂琦、陳晨，〈國際中文教育品牌的實踐進路〉，《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西安：2024.12），2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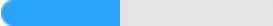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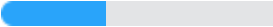
周伯通和劉瑛姑、令狐衝和任盈盈等人之間的愛情，江南七怪、全真七子等人的友情，黃藥師對黃蓉的舐犢之情，石破天對梅芳姑的反哺之情，黃藥師和曲凌風的師徒情，武當七俠的兄弟情，康熙和韋小寶的主僕情……這些情感或上升到家國大義，或夾雜著個人私慾，涉及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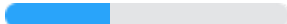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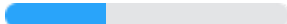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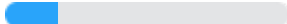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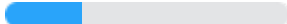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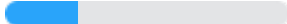
武俠文化以中華歷史文化為底蘊，金庸武俠作品中傳達出的美好情感具有普世價值。「東海西海，心裡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然各國人民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會有一定的差異，但是金庸作品中諸如英雄情結、愛情、奉獻與執著等情感內核，所傳達的情感是共通的，人類共有的情感體驗使得金庸武俠跨越時空，調動起不同文化共感的情緒，形成武俠文化情感上的共情，並激發人們對武俠世界的想象。

（二）、傳「情」：金庸武俠中發掘的情感共性

在前述問卷基礎上，本研究繼續深入探究在華國際學生對金庸武俠中所傳達出的價值觀的認同程度，探析金庸武俠所承載的情感驅動與文化傳播意義。

（接前）問題 8.你喜歡下面哪句話（或幾句話）？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do you like? （多選題）

序號	選項	小計	比例
1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He that serves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s the greatest hero.（《神雕俠侶》）	48	 42.86%
2	男子漢大丈夫，第一論人品心腸，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A real man is first judged by his character, his talent and career, and then his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martial arts.（《天龍八部》）	41	 36.61%
3	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Look at these white clouds, they gather and disperse, and gather and disperse again. Life is like this.（《神雕俠侶》）	53	 47.32%

4	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true love between two hearts, not the priceless treasure. (《雪山飛狐》)	41	 36.61%
5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As long as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ill be rights and wrongs. Where there are rights and wrongs, there will be jianghu. People are jianghu. (《笑傲江湖》)	39	 34.82%
6	是非只因強出口，煩惱只為強出頭。Rights and wrongs arise from trying to stand out, and troubles arise from trying to stand out. (《笑傲江湖》)	22	 19.64%
7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Let him be strong, the breeze blows over the hills, let him be arrogant, the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the river. (《倚天屠龍記》)	30	 26.79%
8	書到用時方恨少，肉到肥時方恨多。You only regret not having enough books when you need them, and you only regret having too much meat when you are fat. (《鹿鼎記》)	28	 25%

圖表 10 受調者對於金庸作品經典語句的認知

本題選取了金庸武俠原著中部分經典語句，分別涉及個人追求、人生態度、情感觀念、為人處世等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國際學生的偏好依次為「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佔比 47.32%）、「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佔比 42.86%）、「男子漢大丈夫，第一論人品心腸，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其中，排在首位的「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出自《神雕俠侶》中多才多藝的女子程英之口，程英將對楊過的愛深埋於心底，由此發出對於人生離合的慨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出自《神雕俠

侶》中的俠義之士郭靖之口，「為國為民」既是他對俠者所承擔的責任的解說，也是對後輩楊過的期盼。「男子漢大丈夫，第一論人品心腸，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是對個人的價值的追求，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修齊治平」相呼應。

「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出自《雪山飛狐》的胡一刀之口，體現的是年輕人的愛情觀，即真正的愛情勝過一切珍寶。以上語句中所傳達出的都是普遍意義上的正向情感。與此相對，《笑傲江湖》中的「是非只因強出口，煩惱只為強出頭」則是一句俗語，意思是好強而多管閒事往往會招惹是非，生出煩惱，勸人忍得一時之氣，明哲保身。從得票結果看，此話並不為大多數國際學生所接受。

可見，在華國際學生在追求個人發展、追尋真摯情感、實現社會價值這些觀念上與金庸武俠所傳達的價值觀是基本一致的。金庸作品中的書劍恩仇、兒女情長、與俠義江湖所承載的，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情懷，和「人生離合，亦復如斯」的悲憫。

作為華語文化的瑰寶，金庸作品以其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和民族情感深受全球華裔人群的喜愛。他們通過對金庸作品的共賞，從而產生強烈的共情，進而構築共話之橋。當然，顯而易見，對於非華裔人群而言，由於其母語不是中文，很可能是通過翻譯作品接觸金庸小說，因此，語言障礙、跨文化問題會影響他們對金庸作品的接受程度，可能無法達到在華裔讀者、甚至在華國際學生心中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他們對於作品中關於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

五、共話：新秩序的追求與新世界的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由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享有主權的共同體。」¹⁵ 這種共同體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為屬於這個民族的成員並不能認識全部的同胞，同胞主要借由意象存在於成員的內心中。安德森基於其所在的社會發展狀況，認為民族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主要實現途徑是印刷技術，而民族觀念正是借助種種現代媒介技術，塑造著公共空

¹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數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

間中的想象共同體。全球化背景下，「想象的共同體」概念在現代社會獲得了廣泛呼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流和互動中，由於共同的價值觀、審美、興趣而跨越地理界限，形成虛擬的共同體。當然，任何「共同體」都是個體想象和建構，進而在心理上形成的一種聯結，即文化認同。對於金庸武俠作品而言，其蘊含的，在共賞、共情、共話的過程中，構築了跨文化傳播的橋梁，跨越了不同民族和文化，拓展了跨媒介傳播的渠道，其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

（一）、金庸武俠構築跨文化傳播橋梁

判斷一個跨文化共同體形成與否，關鍵在於個體對所屬的全球性趣緣團體是否產生了跨文化認同。金（Kim）通過整合已有的跨文化適應及身份認同理論，明確提出了「跨文化認同」（intercultural identity）這一概念。¹⁶ 她認為，個體經歷跨文化轉型的後果之一即產生跨文化的認同感。具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個體在適應陌生文化環境的過程中，通過與文化他者的互動習得全面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二是在此基礎上，個體能夠主動理解文化間的差異性以及每一種文化的相對價值，從而形成一種包容並蓄、願意與不同文化的成員友善共處的超越性身份認同。

金庸武俠在近七十年的傳播過程中，曾在世界各地多次掀起「金庸熱」，吸引了海內外眾多「金迷」。其筆下的江湖有豪情壯志，也有纏綿悱惻，成為眾多讀者心中嚮往的武俠世界。他在《金庸作品集》新序（2002）中曾提及自己作品希望傳達的主旨：「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也尊重別人的國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幫助；重視正義和是非，反對損人利己；注重信義，歌頌純真的愛情和友誼；歌頌奮不顧身的為了正義而奮鬥；輕視爭權奪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為。武俠小說並不單是讓讀者在閱讀時做『白日夢』而沈湎在偉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讀者們在幻想之時，想象自己是個好人，要努力做各種各樣的好事，想象自己要愛國家、愛社會、幫助別人得到幸福，由於做了好事、做出積極貢獻，得到所愛之人的欣賞和傾心。」¹⁷ 國際學生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過程，同時也是瞭解中國歷史文化、促

¹⁶ Kim Y Y, *Becoming Intercultural :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ousand Oaks : Sage Publications:2001): 192-194.

¹⁷ 金庸，《金庸作品集（新序）》，（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3。

進跨文化理解的過程。

在媒介全球化時代，擁有共同喜好的人較以往而言，能突破傳統地方性的限制，更加便捷地找尋到彼此，聚合成「跨文化粉絲團」。借助影視等媒介的傳播推動，「金迷」演化為一個全新意義上的跨文化互動體系。當今的中國正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世界各國建立平等而密切的夥伴關係，包括金庸武俠小說在內的諸多華文文學作品是華文文學、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為外國瞭解中國打開一扇視窗。

（二）、金庸武俠拓展跨媒介傳播渠道

從文本到影像的流動，最早可以追溯到電影《南茜·塞克斯之死》，這部電影改編自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作為小說中最耀眼的女性形象，南茜從文本走進了大屏，受到了更多的關注。¹⁸ 在世界範圍內，從小說文本到影像的改編，一直是持續不斷又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但是，影像藝術持續青睞一個作家，並將其作品不斷進行視覺化呈現，並不多見。金庸武俠小說自誕生之時起就被影視藝術界不斷改編、翻拍、再創造。作為華人世界最暢銷的作家之一，香港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雖然並非金庸寫就，但是他的武俠小說卻最早獲得電影開發商的青睞。自 1958 年第一部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的黑白電影《射雕英雄傳》誕生至今，金庸武俠小說與各種傳播媒介相結合，形成了大眾文化中經久不衰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由於金庸武俠小說連載的特殊時空背景，早期的影視改編、錄制多集中在香港地區，無法完全具備再現小說中描繪的地理風景、地方風物的條件。直到《書劍恩仇錄》（1987）才實現到中國內地取景拍攝。影片中，陳家洛與乾隆相交於杭州西湖，與香香公主相戀於回疆（屬今新疆）……桃花島、風陵渡、少林寺、襄陽城……金庸武俠中涉及了大量實際存在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因此，觀眾在閱讀文字的同時，也可以透過影視劇欣賞，亦可實地遊覽，更加真切地領略中國各地區獨特的風土人情，加深對中國不同地域文化的瞭解。

¹⁸ 約翰·M·德斯蒙德、彼得·霍克斯，李升升譯，《改編的藝術：從文學到電影》，（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110。

視聽傳播時代，文字已然融入一個「立體和智能的視頻語言體系」，視頻傳播將成為國際傳播的流量生產力和秩序轉換者。文學借助包括影視在內的各類媒介可隨時隨地為人所知，線上、線下的多方聯動讓武俠文化愈發清晰可感，這也使金庸武俠成為中國文學、文化國際傳播中的一道靚麗風景線。當下，金庸武俠作品在契合大眾娛樂審美需求的同時，展示了世人共求的崇高人格、情操與理想，甚至吸引包括在華國際學生在內的外國人自發開啓從影像到文字的逆向閱讀，形成國際中文傳播的正向循環。

六、 結語與展望

金庸的武俠文學創作開闢了對後來者影響深遠的「新武俠小說」，其作品也隨著多種媒介的傳播為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喜聞樂見。本研究從「共情」「共賞」「共話」三個維度，提出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建構金庸武俠跨文化共同體的可能，發掘金庸武俠小說的獨特內涵與傳播價值，揭示其作為華文文學、中華文化載體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有效路徑。

要而言之，金庸為讀者們奉獻了大量富於文化內涵、美好情感和充滿奇異想象的優秀作品，賦予華文文學新的語言魅力和文化價值，也促進了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跨文化認同，凝聚成具有武俠情結的共同體。這種文學、文藝、文化的交流，有助於民族國家間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從而最大程度地增強合作機制、理念、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實現從跨文化到轉文化的新型傳播路徑，拓展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實踐進路。

徵引書目

一、中文著作

- [1] 吳應輝，〈國際中文教學學科建設及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探討〉，《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北京：2010.08），35-42。
- [2] 謝文興，〈論金庸武俠小說的外國印跡〉，《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2卷第2期（寧波：2014.06），23-27。
- [3] 彭海雲，〈跨文化視域下金庸小說的藝術創新〉，《嘉興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嘉興：2016.01），20-24。
- [4] 徐雪英、張菁，〈從金庸《射雕英雄傳》英譯看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浙江學刊》，第3期（杭州：2020.05），42-53。
- [5] 湯哲聲，〈中國百年武俠小說的價值評估與俠文化的現代構建〉，《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上海：2023.07），182-193。
- [6] 李瑋，〈「盛世江湖」與漫長的「九十年代」——從金庸、「後金庸」到純武俠的衰落〉，《小說評論》，第1期（西安：2023.01），62-69。
- [7] 原小平，〈改編的通俗性與文學經典的建構〉，《東北大學學報》，第1期（瀋陽：2010.01），79-84。
- [8] 張欣，〈論金庸小說的三種文化現象〉，《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昆明：2016.03），103-110。
- [9] 李歐梵，〈金庸與武俠小說傳統〉，《明報月刊》，（香港：2018.12），111。
- [10] 巴赫金 M.M. Bakhtin、錢中文（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48。
- [11] 王曉明、王海渭、張寅彭編，《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199。
- [12] 劉海明、宋婷，〈共情傳播的量度：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報道的共振與糾偏〉，《新聞界》，第10期（成都：2020.10），11-21+31。
- [13] 樂琦、陳晨，〈國際中文教育品牌的實踐進路〉，《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西安：2024.12），29-39。

- [1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數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
- [15] 金庸，《金庸作品集（新序）》，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3。
- [16] 約翰·M·德斯蒙德、彼得·霍克斯，李升升譯，《改編的藝術：從文學到電影》，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110。
- [17] 廖祥忠，〈視頻天下：語言革命與國際傳播秩序再造〉，《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1期（2022.01），1-8。

二、西文著作

- [1] Kim Y Y, *Becoming Intercultural :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ousand Oaks : Sage Publications, 2001, 192-194.

作者簡介

樂琦，中國傳媒大學漢語國際教育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中文傳播、國際中文教育、跨文化傳播、世界華文文學與華文教育
通訊電郵：paoapaoqq@163.com

通訊作者簡介

鄭博文，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世界華文文學與跨文化傳播、國際中文教育
通訊電郵：ysddz1120@163.com